



判他入狱、以至于他不得不出走瑞士避难；而另一方面，索哈尔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有一本名著，书名就非常说明问题：《理解帝国：明天全球统治或者民族反抗？》，主要描述金融资本和共济会、美国、以色列等准备以和平为借口，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消灭民族国家，一统天下。这里的“帝国”指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的目标。尽管主流媒体对此书基本上不置一词、批评界也很少提及，但书一出版即登上畅销排行榜；直到2020年他的这本书出版九年后，又成为法国亚马逊网络书店政治书籍中的头号畅销书，销量甚至超过前总统萨科齐的作品……这非常充分地说明了法国和美欧很多国家一样，也有一股“反犹”暗潮在汹涌澎湃。

当特朗普论及“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时、当索哈尔论及“帝国”时、当学者们论及“跨国金融资本”时，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些话都与上面提及的“反犹现象”密切相关；很多人甚至直接将犹太裔与跨国金融资本画等号。这不仅在很多国家是“政治不正确”的，甚至在一些关

键国家是违反法律的，是一个讨论禁区，甚至是学术研究禁区。

如果避开这一禁区，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一时找不到利益融合的途径和模式。由此，普京总统提及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中的矛盾便表现出来。而在一百年前，正是这个矛盾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更危险的是，跨国金融资本不仅与西方产业资本产生冲突，同时也卷入了当今世界的另外两大矛盾：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基督—犹太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之争。

## 中国是竞争对手,还是敌人?

在探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基于意识形态之争的矛盾之前，首先应该论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俄罗斯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为什么西方国家断然否定且依然将俄罗斯列为“威权体制”国家行列呢？普京连

选连任，与默克尔连选连任又有何区别呢？这就涉及跨国金融资本意欲建立全球世界政府的问题了。

法国著名犹太裔学者雅克·阿塔利早在十多年前的一部著作《未来简史》中就已经为我们勾勒了21世纪人类将通过“超级帝国”、经历“超级冲突”而最终走向“超级民主化”、建立世界级政府而一统天下（关键是谁来统治呢？）的未来历史。细读他笔下的“超级民主”，我们就可以理解，那就是一种“可控民选”。“民选”在他们眼中的关键在于“可控”：控制选出来的“总统”是为资本利益、为西方服务的。而俄罗斯的“民选”却一直选出一位“反西方”“反金融资本”因而就是“反民主”的总统。

于是，俄罗斯再“民选”，在跨国金融资本的眼中，却依然是“威权”甚至“独裁”政权。尤其是普京总统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实质洞察秋毫、针锋相对，因而始终被跨国金融资本视为“死敌”。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与拜登对普京的极其微妙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即可明白。所以，西方内部想要“联俄抗中”的

左下图：2022年2月1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俄罗斯海军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右下图：2022年2月3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紧张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右）抵达乌克兰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